

法苑珠林

七十二卷之七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 欲蓋篇

罪福篇第八十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俯墜善謂清昇福是富饒禍為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沉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黑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為益他人行施戒等唯

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為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得廉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所求各別精廉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視相修福內廉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遍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著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

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廉細廉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廉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得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憐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為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地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衆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為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若為生天施或復求名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清淨

所受多廉溢施行既介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淫欲故如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羶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

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廉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為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廉人有廉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故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為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為迷事
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
著火燄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
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
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
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

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
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
有得見者是人為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
別境稱彼迷情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
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
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
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
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
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摩羅人非是衆
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皎然鐵鉗彼地獄
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

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宜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可畏之色昏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

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鳥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介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厭離之本

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
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
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
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
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
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
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
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
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
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光明凡夫修
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
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
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
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
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
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
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
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
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
為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

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為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
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
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
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
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
鬼神畜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
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
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脫戒但有十善
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
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

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
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
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
佛禮拜發言讚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界善是其初禪
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
此明欲界乱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四禪
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悟道者亦得
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
麁淺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
結時此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

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苦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別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寧

感應緣

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叅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臣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艱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已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

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
叙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
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
之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
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每與六
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
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
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
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
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
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
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
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
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
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蘇恪大集僧尼行
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諱決俄而
命終臨家兄為遂府屬故委之也宜右報記驗出
欲蓋篇第八十一此有二部

五欲部第一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呵欲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
無由證聖欲知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
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
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
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
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
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衆生造無
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惡不造不
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
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之所
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

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
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
是陰覆義謂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沉定慧不明隱沒
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為蓋故對法論云此蓋能令
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
轉故名蓋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從
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
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
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拊狢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

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為義貪著五塵名為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為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人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尔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人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

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為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

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寧以熱鐵 統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著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 人皆沒身 坐卧行立 迴躬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所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玩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感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填積 姪火不除 為之燒滅

色過既介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永沉生死不能出離者寔由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呵五欲云哀哉衆生常為五欲
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灸疥五
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烏競肉五欲燒人如
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虵五欲無實如夢所得
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為大
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為色
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
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
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深故截五百仙
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過失第二呵

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
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
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
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
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
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
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
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
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
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
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儼不能自

安天鬘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於頭陀第一
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
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作
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
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自
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
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
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三
呵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
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
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

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提繩牀
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
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
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
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
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
必得作龍遙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
即死變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尔
之前諸師及僧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
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
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

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
故諸結卧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
掘挽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
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
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
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
汝譬如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人
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
種種因緣是名呵香欲過失第四呵味欲過者當自
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噉燒
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虫中如一沙弥心

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弥每得殘分心中愛著
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弥師得羅漢
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弥諸人言此是
虫何以言愛酪沙弥荅言此虫本是我沙弥但坐貪
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虫在中來師言愛酪
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月分王
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
樹樹上有一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
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竒其非
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
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

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
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
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繫
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
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園
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
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味欲過失第五呵觸欲過者
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
各當分此則遍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尔時世
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
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麇

合會姪心即動精流盤中鹿麇飲之即時有身月滿
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
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
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
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
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躡地破其
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呪令不雨仙
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
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懊惱命諸
大官集議兩事明者議言我博聞仙人山中有一角
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因雨躡地傷足瞋呪此雨令十

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
人民王即開幕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
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姪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
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眾人言是仙人所生姪女
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
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淫女即時求五百乘
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
草和之以姝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
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
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迓好華
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

人將入房中坐好淋褥與好淨酒以為淨水與歡喜
丸以為果菴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
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
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
肥盛荅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
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荅曰亦可住耳女言可
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軟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
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姪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
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
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荅言已盡今當共行去
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

女便在道中卧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尔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今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馱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早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姪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尔

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觸欲過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為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况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攝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為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隨諸惡道之
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惠之
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
面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
覆心故名為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
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
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
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
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
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
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頂及斷齒脣

舌咽及以肉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者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
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
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
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
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第
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憤名之為眠五情暗弊放恣
支節委卧垂熟名之為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
實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

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
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卧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前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尔時云何而可眠

眠為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
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語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

喜騎乘馳騁放逸筋力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為身掉
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伎
諸惡覺觀等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
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弃之所言悔者
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猶在緣中故後欲入
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為蓋此有二種一
者因果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
懷怖畏毒前入身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
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
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
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
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

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悞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亦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歧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歧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亦除

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
修羅手障則不明瞭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乱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鄣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利

斬籌方未極

觀鴿既無窮

猿攀此鳥狀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軼屈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鉗

反巨 盞

獠

反盧 皓

倏

反式 竹

潮

反陟 交

扼

反於 華

眇

反眠 見

醇

反古 孝

齧

反五 巧

藉

反慈 夜

慶

反古 牙

餉

反舒 亮

鹿

反於 牛

懊

反烏 皓

旅

郎

反果

躡

反傍 益

羸

反以 成

輒

反而 充

軼

徒徒 蓋

蚤

反臧 老

虱

反所 擲

羶

反的 兮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四生篇

十使篇

四生篇第八十二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復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者是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虻濕生是者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蛇虺鴛鴨鷄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

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為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為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然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殼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欬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

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
有多趣差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
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
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為生攝於趣為趣攝於
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

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
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
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
經等云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

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炎
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為究竟不至交合
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為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
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
或聞香氣即為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
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
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為鬼精著身生五
百鬼子又俱舍輪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
生五子隨生而食噉竟無有飽時此為胎生鬼也阿
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足配故有胎生脩羅劫
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

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遊戲寢卧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濕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巳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

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觀可知其化生者依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卵生食二及胎化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隨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遍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墻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

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時便即飛往
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
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
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
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
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
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
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
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
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
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

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
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
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
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
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
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又觀佛三
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人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
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
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
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
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

食彼鳥飢逼周章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雨澍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為明珠轉輪王得為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甚痛二餘龍王起媯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焦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

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為五一行煙時若與龍共行煙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煙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擊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脩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

活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

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
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
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
為意成中舊名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
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
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
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為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遍
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
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
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尔者應無
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

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如他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
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
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當生處問中有
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尔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
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
天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
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
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為有衣

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慙愧增故慙
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尔故
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
無慙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
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
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
尼有衣答白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
有衣服問若尔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
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
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
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

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
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
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
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
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
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
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
力有殊不應為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
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
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
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

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
瀉糝米等置倉鏝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
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
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
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廉重食身應散
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廉質故無前過謂有福
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
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
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
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
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

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
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
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
俱起淫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
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
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
淨無風熱淡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
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
事日月恒有血水流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
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
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

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介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若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令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

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若從右脅入正智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若從右脇入正智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姪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姪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

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
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
於彼女人身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
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
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
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
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
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
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
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
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

轉有語言故問若尔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
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
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
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廉重故勝不礙劣以細
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
界中有礙三中有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
中有

天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衆
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
菩薩以願力故於饑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

切衆生於病疾世為大醫王救治衆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衆生天龍鬼神等迹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其中為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為宣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衆具增上滿足生刹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

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飢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疠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性自在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

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
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
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
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
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
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墓塵

徒知餌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慙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驗

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為老釋風

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

與諸蛸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

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鷓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

本言俄而師及鷄鷓並滅不見

右此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

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

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

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

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

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

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
大抵勸脩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
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
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
山縣石名遠於華岳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
生日逼急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
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
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
僧慧永法真等說之

右此出冥
報拾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為窟宅六賊攀緣寔因五
住為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
摠萃於是十使駟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
苦集順流無始恒漂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
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
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
人名之為使如地持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為使雜心
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

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惣釋自下別解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為身凡愚迷此執為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為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地持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

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者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

切諸見皆違理起恚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
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
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
妨修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
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
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麁邪見言無
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
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
取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
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或取苦行以之為道或
取布施以之為道乃至或取八禪事定以為真道此

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為道是故名為獨
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
已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
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
取之心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
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
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踈緣具要
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
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為道皆同愚人執戒為道以
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
取見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

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為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行既然施等亦尔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又有漏果以為第一勝妙善者名為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為涅槃謂

第一好又於內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已見是餘者非便即生心於已見上執為第一是故名為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以為第一如此見取名為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為道即名戒取若執為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為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為勝是以齋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

刹那頃如何推度。答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為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

鱸魚所銜物

室首摩羅齒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為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善貪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

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如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惡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為重瞋恚易斷名之為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

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其有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為無明與諸使合名為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達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

齊等處還計為等此過輕故直名為慢此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為慢謂人勝劣唯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為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為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弥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凌他多違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

莫問廉細我見皆強是故名為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廉現是故名為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凌人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為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為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為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為疑理故成

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廉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真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見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

名今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為苦
諦諦是實義審尔不謬故稱為諦下三諦義同此一
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為集諦煩惱盡
處名為滅理實不生名為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
虛名為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
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
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
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
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
凡夫皆執苦執為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
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

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
業因為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
邊見依身亦不集又亦不將滅道為我計斷計常義
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
苦及道謂有愚人直尔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
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
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
有不將身苦為道直執戒等福行為道此將集因轉
將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
執為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為集因方
轉為道是故不得名為迷集不同計苦以為道者將

苦為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
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為道因行是
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
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若
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第一即為迷苦於事善業計
為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涅槃名
為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為第一名為迷道是
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
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
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
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

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為第一不將有漏以
為勝好知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
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
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為我人計斷常等故
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
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
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
名為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
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
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
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

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尔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備道名為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惣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

皆有取性悉通達理為迷四諦無性之空故惣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為見道後斷細時名為修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迷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八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為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

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
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
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
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執說
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
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
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
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
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
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
時即是見苦尔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

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
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
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
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
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
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
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
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
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
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衆生常所起故又
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

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知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舍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

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己同即謂己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鬪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鬪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出家之人鬪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

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誘
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
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
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
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六使迷
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麤罪當生惡道此
明十使斷有難易竟
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欣驚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羨北倫
念念除心癭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顏

既破無明結 還同欣驚嶺 荷戢怡沖心
隨憩靡不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聲 苦角反 垣 胡官反 戢 側立反 蛸 烏緣反 淀 堂練反 鷓 鋤俱切
金 古憾反 鱣 張連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 此有一十三部

迷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媼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迷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弃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焦爛而
不疲若螻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
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迄今燒蕘故如來大悲不

忍永弃示其苦樂令其欣厭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原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行繞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悞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

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尔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

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
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
不辦又正法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
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
生而斫物命四醫師治病為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
命終五然火虫入無心殺虫入火死如是五種雖
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
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
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
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
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

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
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
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闍提則不墮此三種
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無有罪報闍提亦尔
謂無重報非無輕苦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
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
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虫蟻重於輕心殺人
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類煩不述又正法念經云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
微細虫不揭不磨知其有虫護此虫命不轉與人復

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虫若以漿水洗
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虫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虫置
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
復護虫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
若見衆生欲食其虫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第三

如弥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
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
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
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
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呵比丘

常作牛呵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漏盡而
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媼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
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獼猴中來故增上果
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
地高下霜電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
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
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
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
他暖觸性也餘准可知亦如上受故涅槃經云何名
為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
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鵠雀鴛鴦鸚鵡青雀魚

鼈獼猴麀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
根媼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以
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
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毒四
螫毒虎狼師子熊羆猫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
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
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蠅子等形若
得人身聾盲瘖啞瘡殘背腰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
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
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

身所謂糞虫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
乞丐或得出家常為衆生之所輕賤喜犯第四戒是
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別述亦名五鈍使報又
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
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住邪道多墮惡趣何等為
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媼四者妄語五者
離間語六者麁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
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
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
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又智
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為十

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
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
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
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
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如佛說不與取
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
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
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
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
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
埋亦尔如佛說邪淫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

姪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穆常共鬪諍三者諸
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
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
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
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
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
不邪淫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
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
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叅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
聲因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教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
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

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
為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
是如下五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
戒中說之口善律儀名為五戒律儀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
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
習故願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殺生
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
業故感外霜雹蠱蝗虫等今世飢饉三者以其邪淫
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
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
不平山陵堆埤株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

外報瓦石沙礫麤澁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
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
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
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澁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
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尠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

此別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
而畏死雖復昇沉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
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

祈生於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揚寶施華便
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弥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
降瓊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
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
他雖廣無處逃蔽昊天既高靡從啓訴是以經云一
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已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
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為吉凶公私祭祀瞻待賓客
營理庖厨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
歲晚事隙時閑天燦燦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
駕追風之快馬捧奔電之良鷹劍則巨闕干將弓則
烏號繫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叢顛覆巢居剖破窟

宅置羅亘野浮網弥山或前絡後遮左邀右截埃塵
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透
鴈聞弦而競落猿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踰
對高林而絕叫於是前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膏
解頭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
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
長羆躍舟之瑞霏膾形軀有拈盤而雨散或復獫狁
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主
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井陘之役乃著
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萬而橫行
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尺壁撲項帝於烏江懸莽

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
如此之流弗可為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為海今者
王師雷動掃殲妖逆揚兵擁節拓境沾邊既預前駟
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嶮
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
生有相侵害為怨為隙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
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為菩提
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
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為取婦時

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
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
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
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
面首端正婦遙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
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
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為賊所殺王憶尊者
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
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壑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
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為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
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

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尔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黎耆者有七頭兒皆已昏娶最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黎耆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為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

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投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毗舍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

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為說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之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駢馳五道何苦乃尔三十二頭兒婦家親族覩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遠祇園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尔殺之牛死誓言汝

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尔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眾香以油和之欲往塗塔

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
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為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
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為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踊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赴火焰

擘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八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癯艱苦

壽短常沉沒

若有智點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時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時有賣鱒為業驗 梁時有客食炙肉驗

梁時有人殺牛繫刹柱下驗

梁時有部曲截盜賊手驗

齊時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時有人捕魚見魚齧驗

唐時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時都督鄒公竇軌好殺驗

唐時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時賀悅勒牛舌斷啞驗

唐時果毅孝政殺蜂驗

唐時有人為讎家所害驗

唐時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時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時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弥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尔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昔枉殺

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

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咤出寺後

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右一驗出
寬志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

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鷓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鰓為業後生一兒頭具鰓自頸

以下方為人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

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

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內

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為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
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羊繫剝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
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羊解徑來至陛而拜縣令大笑
命左右宰之飲馔飽酒便卧簷下投醒即覺體癢把
搔癢疥因尔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為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
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擊凡
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
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詎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羊向幽州淀中捕魚

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右七驗出
如明雜傳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
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
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
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往至慈門寺坐佛殿中
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
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
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
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
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
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為見追

倩君還為我語驢我今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尔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鄧公實軌性好殺戮初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槃好瓜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頭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性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冢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終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荅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法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為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臨說尔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為隣人牛犯其稼穡乃以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為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為性燥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公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摠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乙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讎家去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去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忻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

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
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
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
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
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
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
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
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淳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為光祿寺太官
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餘羊凡至數十
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

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
電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
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右五驗出
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

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
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釜
煮餘人貪斷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
前火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
子俱亡新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知交驗豈得
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

在同店人
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伺反書之 蝨反職戎 培反丁回 埠反房久 置反子邪 孳反芳無 眇反胡

躩反良士 鮒反符遇 獫反力驗 狃反余准 慙反張列 阨反如之 鄣反藍

隰反昨何 訶反空後 縊反於計 瘵反於謹 肱反之忍 侈反尺氏 穡反所力

勗反許玉 端反俗喘 鯁反市演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偷盜部第五

此有七部

迷意部

互物部

佛物部

凡物部

法物部

遺物部

僧物部

迷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戀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幡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省己貪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負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

牛身迦葉乞餅而被譏呵比丘顛香池神雅責是知
偷盜之僇寧非大罪所以朝飡無寄夜寢無依鳥栖
鹿宿赤露孳捲傍路安眠循鄜求食遂使毋逐鷓鴣
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
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
馱而散血心鬱快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
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見在果欲知未
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誠勗勿起盜
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

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柰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
塔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又十誦律
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
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
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
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施主情通者若依摩德勒伽
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
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送不還令主生疑者
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祕方者

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聞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

犯盜竊文句罪此應是主心秘者取讀無過也五百

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亦塵若燒

故經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佛數有惡人偷

聖容將供身命途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盜幡華用充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

云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

云寧噉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

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

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涕

泣兩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

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

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

噉四方衆生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

僧或復禮拜如是擊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

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

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

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生

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

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

罪如半然此罪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

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
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
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
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毫
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
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迩同食凡聖並資俱成道業
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
獲罪寧少今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
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
將僧奴用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屢索反加凌
毀或倚官形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

此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為慈愍
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
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
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為聖人
所呵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為大誠
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
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借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
謬若用僧物脩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
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

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
至風吹爛壞不得質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
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
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
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
事口決云佛幡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
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
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
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竟行與僧食
不犯若不尔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
不受師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

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汎尔齋家在僧寺二
局入佛僧者不須收贖唱餘食後一切得食若或施
情標施食定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贖已取食
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弥勒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
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
前本擬大衆迴入別人本擬衆僧迴入白衣皆違反
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
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輕重之罪准此之文檢校
佛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
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
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
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

五百問事云用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
供養故不犯數問邊方已凡情互用戒律雖有好事心經
上聖僧錢等形並不入或用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壁上
迦葉阿難等形並不入或用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壁上
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受請篇說問
主本心定入造像家凡僧食後通出佛稱造佛曰若
別用若如今時將買香沾油造幡用上佛堂種種供
佛受用並得任將入經僧別用造佛堂種種供
經律文斷者非具如僧尼十卷律因果謹慎檢心怖
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之果說故不畧述之
業通常勤作細意不護人外不合之作又寶梁經云佛
人始堪作網維知事自外不合之作又寶梁經云佛
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眾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
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
智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

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
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
法中種種出家種種姓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
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
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
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
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
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
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
僧此二種物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共
與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

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
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
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
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
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
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
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
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
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
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
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貨易寶

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
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
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
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
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
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
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
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挽其身其身熾
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
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
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

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因
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
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
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
迦葉營事比丘寧自斃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
衣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
掌護堅鑠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
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
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

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
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
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
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
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滌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
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施不知父母親眷者
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
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
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
得小罪今時偷世多有俗人毀壞他鼠窟四分律云
若與想取已有想取冀掃想取暫想親友意相取等

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
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
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
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
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
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刖耳鼻或剝其
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
煮或以生革轉烙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
椶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踏殺或開其腹抽腸紆
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節
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

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
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劔樹塘火糞屎磨磨碓
搗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
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
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
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
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
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
賊之所劫奪 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
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
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

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糶賣曲心巧
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
業若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
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
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
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
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生是名
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
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

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
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
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寶人應審諦數看有
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
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
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用之若治塔
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
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
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
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
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

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
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攫烏金剛嘴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章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引六餘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岐州郿縣釐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
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言妾姓蘇
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
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
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
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
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

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
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
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
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
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
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
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
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
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
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
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

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
以助陰殺上報德之漢時有王恠字少林為郿縣

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恠宿樓上夜有
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恠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
涪令妾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
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激
恠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妾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恠
且收游激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
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
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二右

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頭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
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
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
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久便偷錢將
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
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
後年遷亡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純
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
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警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
婦暗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
楚拷令我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

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
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
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
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母報
兒云社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
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
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官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
君再三懇懇不放兄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
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
豬已驅向野田兄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
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

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耻愧比隣相
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
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
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
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
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親踈皎若目前豈不慎歟長
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
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
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
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
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

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
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
命毋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
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
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
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
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
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
即殺之即而客坐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
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敷禮具
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通作

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嘗設之有客
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
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
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
今在厨舍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
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
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
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
文勵傳向臨說尔右二條出唐冀州館陶縣主簿
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開
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

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
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
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辯具
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
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右一驗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擊苦擊反 謫竹革反 臆苦官反 概渠月反 形以我反 糶他弔反
敞昌兩反 釭古紅反 怵徒昆反 館古滿反 涪音羊 渝羊朱反 浣胡切打也



